

追尋永恆之境：論朱天心〈夢一途〉

李沛玲*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現代文學所

摘要

〈夢一途〉收錄於《漫遊者》一書，做為全書的首篇，然一向以挑戰父親，才知道自己在哪裡的朱天心，頓失生命的座標，以書寫跨越了時空之限，以夢建構了生死的連結，亦是一場追尋父親、追尋自我的旅途，其中情感所超越的格局，難以憂鬱之書及追悼之書來定義與囊括。其通篇的核心概念在於「未竟」二字，簡言之，即要強調「死亡並非是終點」。因此本文將探討〈夢一途〉如何營造「未竟」之信念，以尋求哀痛之開解，包含發掘當中的意識漂泊、夢境的顯與隱、時空之超越跨度、情感之失落及自我療慰。在方法上，引用佛洛伊德對於夢的解析理論以及西方哲學，來做為了解〈夢一途〉當中潛意識的一個有力途徑；並將其於青春時期的創作對於生命與時間的述寫足跡，與〈夢一途〉作做一今昔併比參照；輔以相關評論做為以求貼近其書寫特色，企圖以較穩固的定位來觀看朱天心的漂泊離散，掌握其獨特的寫作策略與創作意識，從其中領略朱天心觀想死亡的方式，讓〈夢一途〉當中作者的意念呈現得更加立體且全面化。

關鍵詞：朱天心、漫遊者、夢一途、悼亡書寫

Dream One Way: Pursuing Realm of Eternity by Tien-hsin Chu

Lee, Pei-Ling

Abstract

“Dream One Way” as the first descriptive essay of the book “Rover” by Tien-hsin Chu, however, who has always challenged her father to position herself suddenly lost direction of her life. Throughout her writing to cross the restriction of time and space; taking her dreams to construct the linkag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it can be also regarded as a journey of pursuing her father and seeking herself. Thus, the pattern in which emotions transcend is hardly defined as the book of the melancholy or the memorial.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essay is “undone” which to emphasize that “death is not the end”. Therefore, our study discusses how “Dream One Way” to create the “undone” belief in seeking the adhesive solution of sorrow.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cav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drift, the manifestation and hiddenness of dreams, the transcendence of time and space, the loss of emotions and self-consolation are included. In terms of methods, we consult the analytic theory in the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by Sigmund Freud from western philosoph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通訊作者：李沛玲(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現代文學所碩士生)地址：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E-mail : funashi7@gmail.com

subconsciousness in the “Dream One Way”. Moreover, we also compare Chu’s early creations about life and time with “Dream One Way”. In addition, we further supplement with relevant comments as closely as her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use relatively stable positioning to analysis Chu’s vision of the diaspora, via her unique writing strategies and creative consciousness to reveal Chu’s thinking about death.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might provide the more stereo and comprehensive mind of Chu in “Dream One Way”.

Keywords: Tien-hsin Chu, Rover, Dream One Way, elegy written

一、前言

人生的有限性使得情感更加具有無法評估的質量。朱天心的創作歷程可謂即是她的生命歷程，綜觀其代表作，從最初的在《方舟上的日子》、《擊壤歌》當中敘寫青春，表現出富有理想、帶有輕狂的文氣；在《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等書，發展出雄辯式文體，關心社會政治、族群認同等議題，《古都》又是一轉折，她的生死觀意識越加濃厚，在父親朱西甯（1927-1998）殞逝後，她於2000年將《漫遊者》一書完成，於其中展示上天下地般的漂移漫遊，其不受時空限制的書寫，表露她豐沛且四溢的追憶之情。

〈夢一途〉作為《漫遊者》首篇自有其代表性，謝材俊於〈返鄉之路〉一文當中如此說明〈夢一途〉¹：朱天心通過夢境，召喚那些不再可能的無盡可能性，重新建構一處新家、一個新市鎮、一個美好無匹的遊歷版圖。²朱天心在當中將夢境做為一理想空間的建構，她不斷重述一直以來的夢境，但夢境總是未能完成，夢中構築的新家也從未真正住進去，便開始受到現實的侵蝕，夢醒後的失落與沮喪之感，那些未竟之事、未完之夢在生活中反覆交錯重現，其夢境構築之地總是漸趨完整，卻未能真正完整，渲染出因理想與現實間拉鋸，抑鬱而不自得之感。

〈夢一途〉當中重述的現實與夢境、生與死之路途，而朱天心在當中穿梭，如無時空之限制存在，產生並非「回到過去」、而是「來到過去」的非線性意識，朱天心以抽離肉身的姿態，以第二人稱來叫喚自己，並在開頭直說：小說家開始寫夢即是江郎才盡、日暮途窮之時，彷彿對自己的未來之「不再可能」做出預示及呼告，正如她在《擊壤歌》當中所述：怕的是熱鬧過後的冷清如新年過後的「滿地鞭炮紙花」。³她反覆強調夢境無法理想的接續，以及欲構築夢卻又憂懼現實紛擾與不盡理想的心境，展現出理想與現實的雙重空間，二境之間仍依存有模糊、正須過渡的地帶，其中意念正如〈夢一途〉的篇名，強調仍在尚未到達終點的路途上之狀態，以游移的方式緊扣「未竟」二字。

〈夢一途〉無太複雜的故事性及敘事結構，但從中可以發掘出朱天心其漫遊書寫的極致、對過往時光的眷戀，在期望與失望之間，不斷追尋又受挫，卻不放棄追尋理想之境，以此堆砌出對父親朱西甯崇高的送行及祝福，更將悼亡的層次再昇華，因此，本文欲透過多層次的思考及分析以理解其哲思、情感的高度。

¹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頁30。

²謝材俊：〈返鄉之路〉，《聯合文學》，第221期（2003.3），頁18-19。

³朱天心：〈閒夢遠 南國正芳春〉，《擊壤歌》（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頁22。

二、夢境中的父親

在〈無重力狀態的漫遊憶往——讀朱天心《漫遊者》〉⁴一文當中，如此建議：朱天心的這本小說其實毫無晦澀之處，雖然在翻看的時候不意驟爾切入，認為應當從開頭的〈說明〉⁵看起，便於讀者揣摩朱天心創作時的心境意念。筆者認為亦可嘗試於〈說明〉後，接續閱讀漫遊者最後的一篇章〈《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該篇章如日記體般的記載過往與父親朱西甯的日常，當中提及：

……我且老忙著問親人好友有沒有人夢到父親，其中勉強有的，也都沒有一個令人滿意（有那夢中仍不知父親已死的，或很片段恍惚），我自己也做的也很不成款。⁶

這樣的描述正好和〈夢一途〉內涵是相切合的。

在《擊壤歌》當中也有她夢見父親的段落，我們能夠得知青春時期潛意識中父親的樣態，並與夢一途當中夢裡的父親互相對照參看：

做了一個夢，爸爸媽媽是吸血鬼，全世界都是。媽媽要吸我的血，爸爸較理智，不許。雖然他也很饞，但是最後媽媽乾死了，爸爸也不知怎的沒有了，只剩下我，和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不會圓夢，不懂它的涵義怕是我也要變成狂人日記裡的狂人了，這是一個吃人的世界！⁷

由此能發現：在朱天心正值青春時期當中的潛意識中，父母親與其他人都具有潛藏的攻擊性，吸血與禮教吃人有相同的涵義，而父親卻能理智的抵抗本能，不許自己吸血，從中能夠發現其父親的理智相當固著，並盡量不讓自己被世俗的禮教所影響。

而在〈夢一途〉當中的夢中的父親的形象為：

靈魂先你一步尋到清涼地，是你喜歡的新家之一……你們再三叮囑每日上山餵食水怪的父親，切不可被鄰人發現以免他們電話告狀環保局來捕抓。⁸

吸血鬼與水怪同樣帶有荒謬性，而夢具有象徵作用，「水怪」本就不被世人所容，父親卻在夢中每日上山餵食水怪，且家人再三叮囑不可被鄰人發現，朱天心在文中不斷強調與鄰人的衝突。這樣的涵意與青

⁴朱偉誠：〈無重力狀態的漫遊憶往——讀朱天心《漫遊者》〉，《聯合文學》，第197期（2001.3），頁148-149。

⁵朱天心：〈說明〉，《漫遊者》，頁26。

⁶朱天心：〈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漫遊者》，頁154。

⁷朱天心：〈閒夢遠 南國正芳春〉，《擊壤歌》，頁25。

⁸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30-31。

春時期相同的夢相近，投射出對父親的印象是：不被當時的旁人、社會容納且理解的父親，所具有的神秘及獨特性。

經過比照後還可發現：朱天心在青春時期，父母生時則夢見父母死亡或消失，亦可感其心中的畏懼與準備；而在父親過世後，則夢見父親依然在世，並與家人一同存在於一空間，仿若與過去父親還存在的日常，其生與死在夢中的合理共存，正如黃錦樹於〈悼祭之書〉中所說明的：

夢的場景可以讓逝者如生，不覺其為死。在夢中死者和生者是平等的，
或可以平起平坐，一切如常……。⁹

根據精神分析對夢的解釋，認為夢是與死者可能再產生聯繫的方式，由於沉睡亦為拋開肉體的另一種形式，僅意識唯存，與死亡狀態最為接近，而夢的功用就在於願望與幻覺經驗的滿足，夢因願望而引起，且夢並非一般認為是意識的干擾，而是為了消除刺激（例如失去父親的痛苦），使其轉化成一種經驗，使刺激移走、離開、消滅而獲得解脫。¹⁰

三、從顯夢到隱夢

〈夢一途〉篇章既以夢為名，更藉由夢作為跨越生死、虛實之界線的途徑，亦能解釋為正在被構築的理想之境，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學說認為：我們所敘說的夢稱為夢的顯意，而其背後所有由聯想而得的意義，可稱為夢的隱意。¹¹若要尋求未竟之感的營造的元素，對於夢的表層及裡層的敘述與分析確有其必要性，本章企圖以顯夢到隱夢的路途追尋朱天心創作當下的潛層意識。

（一）顯夢之空間形構

1、家園構築

朱天心在文中以相對多的篇幅在描述夢中的新家園與市鎮的空間，但是這些空間的鋪排過程中，經常產生無法順利進行的狀態：

……是你開始頻頻造訪新家，夢中的新家，或許該說，你才開始正視夢與
夢中新家這回事……，每次都在你很滿意那新屋並著手分配時醒來或終止
，從來沒有真正正式搬進去過。¹²

朱天心在文中反覆描述自己所做的夢總僅止於新房間的分配，但總是在中途就戛然而止了，他們「從未」住進去夢中的理想家園。這些顯夢的中斷之處，則可能是源自夢的檢查作用：使得每當夢境需要說到此點的時候，在顯夢內便有不知所云的喃喃之音，大約有些意思已經喪失或受到了壓抑，¹³化裝的

⁹朱天心：〈悼祭之書〉，《漫遊者》，頁 16。

¹⁰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臺北：志文出版社，1985），頁 132。

¹¹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頁 124。

¹²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 33。

¹³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頁 141-142。

夢的背後的潛藏的願望，乃為檢查作用所禁止、摒斥。¹⁴除此之外，尚有夢的化裝作用所用的方法，即材料的刪除、改變更動和重組，在〈夢一途〉文中亦有提及類同的訊息：

那預警失靈的河灣，自此負氣的不再新市鎮出現……種種，讓你難以抉擇，於是老是完成不了的購物任務，老是無法結帳，無法走出門，然後鏡頭曝白般的無法跳接到那個應該就在附近不遠的河灣。¹⁵

我們亦可從中見到原潛意識材料被刪除以及變更的痕跡，夢境是白天的殘餘，顯夢所示即朱天心認為在意識中感到失落、無法被構築的那一部分。以夢具滿足願望的功能言，精神分析的看法為：夢念中所有痛苦不快的內容，雖化為願望的滿足，然而其不快的情感始終不變。¹⁶因此朱天心在文中強調自夢中醒來總是沮喪莫名。以一般的經驗而言，夢境確實有短暫滿足的功能，但因為無法真正解決現實中的慾望，因此醒來後感受到巨大落差，就會產生失望的感受。

文中的夢境中，作者意欲構築的理想世界，不斷受到現實生活的挑戰與侵擾，且仍在構築的路途中，力圖以自我感到滿意的街道來取代夢境中的不如人意。朱天心無疑是一完美主義者，在文中不斷強調新市鎮中不如人意之處，且企圖以認為滿意的幾條街道取代，這些街道近至中山北路、遠至日本及歐洲。表現她對空間猶如輻散般的開展，即是內心無窮盡的虛索——而她的夢想家園依然還在建構中。

2、咖啡館—寫作空間構築

除了家園的構築之外，還有夢中的理想咖啡館，在先前的諸多著作當中不難發現，咖啡館這樣的空間佔有作者絕大多數的時間，作者的習慣是到咖啡館例行寫作，那是她工作、思考、生活的地方，咖啡館的重要意義，也等同寫作對她的重要意義。在〈威尼斯之死〉¹⁷當中，她直接說明咖啡館的重要足以影響她的寫作風格，甚至以咖啡店的店名「威尼斯」做為文章的命名，¹⁸文中提及：

……簡單說，我的寫作風格竟然是如此發展形成的：一家咖啡館的氣氛，往往操縱一篇小說的風格。¹⁹

作者在此文中使用了極大的篇幅描述咖啡館對於她的重要性，她在日式管理、可無限續杯的大眾化咖啡館中，寫出了不符合自己期待的作品。也曾在一間標準英國風，貴族又維多利亞時代氣氛的咖啡館中，異常順利的完成一篇自己也感到意外的小說。因此，她花費大量的時間尋找一個理想的空間——咖啡館，這樣的脈絡也被放在〈夢一途〉當中被延續著：

你勤於找尋一種咖啡館，輸入電腦般的輸入你的潛意識區，深怕夢中的咖啡館遭少年時代美軍遺風的鋼琴酒吧所竊據……。²⁰

¹⁴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頁 209。

¹⁵ 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 36-37。

¹⁶佛洛伊德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頁 210。

¹⁷朱天心：〈威尼斯之死〉，《古都》，頁 47-70。

¹⁸朱天心：〈威尼斯之死〉，《古都》，頁 63。

¹⁹朱天心：〈威尼斯之死〉，《古都》，頁 55。

這樣的書寫不只一處，包含在文末她對咖啡館的理想建構：

……原來是差堪比擬的維也納的博物館咖啡館……眼下的鐵腳木椅倒也合你意。²¹

作者不斷找尋喜愛的咖啡館，意圖將先前所述的現實中「像麵店、放著近乎噪音的日本當紅偶像的歌聲的吵雜咖啡館」²²給取代掉。透過理想的咖啡館，使作者能夠沉澱並回到夢境中的理想狀態，寫作成為作者為達到與理想狀態及父親更接近的一種方式，正如她在《漫遊者》一書的說明中如此訴說自己以寫作以思念父親：「我挑戰他簡直公務員似的除生病、出國無一日間斷的在家中一角寫作（是我多麼想念、無法磨滅的風景）……」。²³我們可以從這些敘寫觀察出作者對構築咖啡廳這個空間一以貫之的執著，再由對咖啡廳這樣的寫作空間，更顯出其希望藉由語言文字思念並連結父親的深層願望。

（二）隱夢中的潛意識探索

1. 家國之想

家國意識——是曾經在中國生活過的父親朱西甯以及生命導師胡蘭成（1906-1981）帶給朱天心革命情懷的思想，也是源於朱天心在自我成長過程中，對於在此生長卻屢遭受質疑的反動，對台灣的不耐與渴望離開，²⁴將這樣的意識也放在夢中呈現出：

……遠處則是不肖子孫的們置之不理的亂葬山崗，你們發愁的與鄰人暗中爭地，把作界碑的朱董們挪挪移移，假做供薦蘿攀爬的立桿偷偷一個一寸兩寸仿照昔年老毛子對待兩國疆界。²⁵

朱天心這一段顯然不是「沒有意識」的夢，根據黃錦樹的分析說明，朱天心有兩個早年信仰：一是天父，一是中國，這裡所指的中國有兩個面向，一是「國父」，一是「禮樂文明」，「國父」是她承接自父親的信仰，這個信仰提供了她一個美好的未來想像，如同當時年代的眷村人所相信，認為他們一定會「回去」的，只是這個念想中的中國，最終還是破碎了。²⁶

疆界及子孫置之不理的亂葬山崗等說法，也許隱涵有台灣本土與大中國的兩岸政治的問題，且可推論作者想要回去到的，並非現在的中國，她對於共產黨曾經非坦然的掠奪依舊仍有微詞，這當中兩者皆非她所歸屬的擠壓，是以她意圖構築自己的想像空間，作為抒發對理想家國的想像之唯一途徑。

²⁰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 44。

²¹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 49。

²²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 46-47。

²³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 27。

²⁴陳建忠：〈路曼曼其修遠兮—談朱天心《漫遊者》的漂泊書寫〉，《中央日報》副刊第 18 版，2000 年 12 月 31 日。

²⁵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 31。

²⁶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古都》，頁 238-245。

2. 水與死亡

〈夢一途〉著重對水的描寫，包含河道、黑海、印度洋，在精神分析對水於夢中的隱意如此說明：人們將死亡認為視為係回到子宮（回到水中）。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生到死，現實到夢境這一過渡的描述，水是這過程的重要媒介：

……瀕死掙扎的人，會不會就是分不出河面河底的溺在那秘綠裡？會不會戛然而止的結局是向你預告你在這個人世的終點？……如果有一天，可以選擇，你像踩進放滿水的浴缸一樣的踩進棺材裡……那樣的滋味可真不壞哩。²⁷

關於這一段說法的內涵，朱天心曾於〈拉查曼志士〉²⁸一文說道：「……從那一刻起，我開始有了預為自己的死亡，或該說為一種不可逆料的死亡狀態作準備的念頭。」顯然作者明指出，有準備的夢是令人期待的，因此企圖要為突如其來的死亡作準備。

在〈夢一途〉文的最終處亦寫到父親在船上已悠然的姿態渡過海洋，如同〈《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所述「父親病中的平和，上路時的泰然……。」²⁹兩者正好能夠交互參看：

……你但願，死去的父親坐在頂樓甲板的帆布椅上悠然抽菸……。³⁰

這些以水來做為化裝的夢，能夠達到的目的是潛意識中對死亡的準備，以及對父親已死亡的安慰透過夢中之水，跨越生死之界，讓精神能夠不被身體拘束，順利的找到父親的行蹤、去向。

作者時常在夢境中，構築一新的家園、市鎮，夢境總是未能完成，而未竟之事、未完之夢在生活反覆且交錯重現。如此，這些「未能完成」雖然似乎是帶給夢醒的作者是更多的失落，顯示其深受憶念至深、失去生命座標之苦。那麼究竟朱天心的失怙之痛有否自這些「追尋」與「漫遊」中得到療慰？在〈《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文末，如此敘述：「父親是替我探路去了，他知道我怕黑、怕鬼、怕病痛、怕死，他常笑我惡人無膽。」述寫父親正在前往那夢的路途上，於此，她已為父親的存在找到標的，也為自己重新找回頓失的重心。

3. 書寫停滯

作者在夢中以回溯童年的方式達到停滯與不願前進的潛層慾望，夢中的生死平等，使她得以見到已經過世多年的同學：

總是，夢醒時才發現他死了已有快三十年了。夢裡，他從不長大。³¹

²⁷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 36。

²⁸朱天心：〈拉查曼志士〉，《古都》（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74。

²⁹朱天心：〈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漫遊者》，頁 167。

³⁰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 48-49。

³¹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 34。

另外，洩漏停滯訊息的是：對顏色——綠色的意義賦予和想像，作者在文中多次強調「綠」，並細寫河道呈現綠色的狀態：它通常水色橙綠，小麥草汁的綠，卻不是優氧化長滿綠藻的死水的那種綠……，從她反覆寫到湖水的秘綠，能夠揣測「綠」具有特別的潛層涵義，若要再揭示綠色的意義，可參照〈拉查曼志士〉當中提到因為要為死亡作準備而避開或迅速經過一些場所，當中描寫綠色的方式：

從此我匆匆走過一些我原本很喜歡的寧靜的、時間停格凍結的、有日式房子的幽綠巷道。³²

由此能夠發現綠色被賦予的調質是一種回溯、靜謐、停滯的空間，在色彩的涵義中，綠所指向的是生命、生機、春天、青春、希望等，³³也是朱天心對青春時光的渴望回溯與停留，這樣的意識也被延伸到《漫遊者》一書中。

夢境是一個遺忘時光的空間，然而朱天心在文中以不斷離題、延長的方式書寫，過去、現在、未來同時存在，時而現實、時而夢境的跳離，為的就是忘懷當下面臨父親逝世的創傷，與對當下的環境不盡滿意，這亦為尋找父親的一個路途，且是以「飄遊」的方式，上天下地的去追尋。另外，則是「停滯」的方式，如〈說明〉一文當中所說：「我挑戰他的會一直在那裡，以致一直以為他在盛年而自己十五六歲，永遠永遠。」³⁴由於對現實的逃避，有時也是一種前進的方法，夢境能夠除去線性時間的束縛，作者書寫停滯來更接近自己的信仰之境，亦可使還在世的人得以賴此寬慰。

四、與西方哲學交織的生死觀

對朱天心言、或很多生者言，皆必須相信死者有其去處，必須認為在某一時空裡一定還見得著，以此認知，方才使得未知的、死亡後的世界不再另人懼怕，因此在〈《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文末，說道「父親是為我探路去了，他知道我怕黑、怕鬼、怕病痛。」³⁵父親即使離世依然是一個在前面的位置，做為一位開路者、被挑戰者、保護者的角色。〈夢一途〉如此提到有關來世的想像，透過西方先哲的眼光來確認：

……但某位你以為的至人就說過：到了老年（或約將近人生終點），人開始讓記憶展現在靈魂的眼睛之前，在沉思於過去的內在和外在形象之中辨認自己，這就像是對來世存在的準備工作，正如柏拉圖以為的，哲學是對死亡的準備一樣。³⁶

在此將「哲學是為死亡做準備」做擴充說明：柏拉圖（Plato, 427B.C.-347B.C.）追隨他的老師蘇格拉底（Socrates, 470B.C.-399B.C.）一致認為：死亡為靈魂並不是種惡，而是讓靈魂得以從身體的監牢中自由出

³²朱天心：〈拉查曼志士〉，《古都》，頁 81。

³³駱峰：《漢語色彩詞讀文化審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頁 75-76。

³⁴朱天心：〈說明〉，《漫遊者》，頁 27。

³⁵朱天心：〈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漫遊者》，頁 167。

³⁶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 44。

來，回到觀念的世界，這一世界是靈魂在它的在世的生活之前就已熟悉的。對柏拉圖而言，哲學是為死亡做準備，它能讓人永久的停留在觀念的世界，而不是被懲罰再次回到這死亡的世界的限度之內。³⁷

且在西方哲學的眼光中，蘇格拉底的識見能夠滿足朱天心的認定——即觀念世界及感官世界的二元，也就因此在自身的生存遭受到困難時，肯定來世與今生的二元分立；且相信來世的彼岸是正義的國度，而今生的此世則是充滿不公不義的處所。³⁸這樣的哲學思想確實與朱天心於〈夢一途〉的概念有些許程度的重疊。

在柏拉圖的學術史中，洞喻的形容在學者間形成了一個普遍的共識，即提出以下觀點：洞內為相界（本真世界），洞外則為感覺界（現象世界），而人作為擁有生命的存在，就是現象世界的成員，是一種擁有肉體的自然存在，且受到肉體和社會的限制。³⁹在哲學思想中洞喻被理解為人所擁有的現實與理想兩種世界的隱喻，而人的存在就是在現實生活中不斷追求理想的過程，類同朱天心在《漫遊者》當中對於空間：夢想中的家園、夢中市鎮、夢中地圖，對於時間：對過去的回溯、對現在的失落、對未來的渴望構築，而作者就漫遊於各個時空的書寫。

朱天心在〈夢一途〉的末段寫道：

你坐定其中，未被環繞四壁各種奇特風格的話和海報所吸引或干擾，你專注於繼續腦中從未寫竟給年少友人的一封信……，現實逐漸冷卻流失，夢境漸次沉澱清晰……。⁴⁰

此段可與蘇格拉底的一觀點互相參照：「當心靈沉潛於自身之中而不為聲色苦樂所撓擾的時候，當他摒絕肉體而嚮往著真的時候，這時的思想才是最好的。」⁴¹夢境雖是暫時摒絕肉體，精神與思維能夠超脫進入理想之境的方式，卻又無法完全真正的摒除，或真正按照自己的所念所想，因為我們的夢依舊受到潛意識的干擾。

這些思考尚可再呼應柏拉圖《斐多篇》對話中提及的說法：「哲學家的事業即在於使靈魂自肉體解脫出來……訓練自我盡可能接近死亡的狀態。」⁴²哲學之路就是盡可能的擺脫身體因素帶來的干擾，而我們只有在死後才能找到此生所追尋的目標。⁴³蘇格拉底認為真正的脫離肉體這個牢籠，靈魂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⁴⁴這樣的信念將有助於悼亡者在面臨巨大的悲痛時，能夠得到寬慰。此外，在靈魂與肉體分開之前，我們只能等待，並做好準備，而朱天心則透過經營這些夢中市鎮，以作為等待前往的一種方式。參照以上的哲學觀，我們更能夠了解朱天心在面對失怙之痛時，如何面對與抵抗。

³⁷丁福寧：〈柏拉圖論靈魂不朽〉，收入於：臺中東海大學哲學系編：《臺灣哲學會「價值與實在」研討會》（臺中：東海大學哲學系，2007.10.21），頁4。

³⁸鄔昆如：〈希臘哲學總論〉，《西方哲學十二講》（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25。

³⁹林美茂：《靈肉之境——柏拉圖哲學人論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7。

⁴⁰朱天心：〈夢一途〉，《漫遊者》，頁49。

⁴¹伯特蘭·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n Russell）著，何兆武、李約瑟譯：《西方哲學史（上）》（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220-221。

⁴²柏拉圖（Plato）著，王曉朝譯：《柏拉圖斐多篇》（新北：左岸文化，2007），頁77。

⁴³傅佩榮：《柏拉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95-96。

⁴⁴伯特蘭·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n Russell）著，何兆武、李約瑟譯：《西方哲學史（上）》，頁220-221。

五、結語

對於生命的有限及死後世界的未知，世人往往無法以從容、肯定的態度去面對死亡一事，我們可能尋求宗教、文學、哲學……等等的方式，以暫時逃離這樣的不確定感，透過朱天心〈夢一途〉的書寫，將如此無法捉摸的情感思想以文字形象化，筆者認為此篇文章並非許多探討《漫遊者》作品當中的敘述，發現它的格局超越憂鬱與追悼的概括性敘述，它亦是以創作作為對哲學的實踐，因此就文字表面上的追尋外，再將其以先前朱天心的作品，以及精神分析理論與哲學角度，在這些基礎之上，能夠嘗試捕捉到作者未可捉摸的思想狀態。

面對失怙的深切哀痛，作者藉由述寫多次的夢境中斷，反覆強調「未竟」、「還沒」，以及明知道目的地，卻不斷的被其它地方吸引、不斷的離題，這都一直在鋪排它還在路途中的涵義，主要是為了提煉出對理想狀態的努力追尋。經過援引及分析後，能夠理解其中的情感，著實難以「真摯」一詞能夠名狀，作者如同將自己的意識思想整個攤開，透徹的追尋且細索之。通篇也為傳達「死亡並非是終點」之信念，進而流露其對父親的情感亦不會因為死亡而消逝，作者以書寫的極致以尋求生命中的理想，然而所有的追尋，為的都是要找到父親、找到自我、找到一個不再受到侵擾與紛亂的永恆之境。

六、徵引文獻

(依照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一、專書著作：

- 朱天心 (1997)。《古都》。臺北市：麥田。
- 朱天心 (2000)。《漫遊者》。臺北：聯合文學。
- 朱天心 (2001)。《擊壤歌》。臺北：聯合文學。
- 林美茂 (2008)。《靈肉之境——柏拉圖哲學人論思想研究》。北京：人民。
- 傅佩榮 (1998)。《柏拉圖》。臺北：東大圖書。
- 鄔昆如 (1997)。《西方哲學十二講》。臺北：東大圖書。
- 駱峰 (2004)。《漢語色彩詞讀文化審視》。上海：上海辭書。

二、中文譯書

- 伯特蘭·羅素 (Bertrand Arthur Willian Russell) 著，何兆武、李約瑟譯 (2005)。《西方哲學史 (上)》。臺北：左岸文化。
- 柏拉圖 (Plato) 著，王曉朝譯 (2007)。《柏拉圖斐多篇》。新北：左岸文化。
-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葉頌壽譯 (1985)。《精神分析引論》。臺北：志文。

三、期刊論文：

- 朱偉誠 (2001)。《無重力狀態的漫遊憶往——讀朱天心《漫遊者》》。《聯合文學》，197，148-149。
- 謝材俊 (2003)。《返鄉之路》。《聯合文學》，221，18-19。

四、研討會論文

- 丁福寧 (2007)。《柏拉圖論靈魂不朽》。臺中東海大學哲學系編：《臺灣哲學會「價值與實在」研討會》。

五、報紙資料：

- 陳建忠 (2000)。《路曼曼其修遠兮——談朱天心《漫遊者》的漂泊書寫》。《中央日報》第 18 版，(2000.12.31)。